



### 走向刑場的路，幾多彎？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前來過一位奇特的學生：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，其時剛被開除出共產黨；他研究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」，又一併批判馬克思和亞當·斯密。後來，他成了活躍的國民黨左派。再後來，成了排名僅次於汪精衛的大「漢奸」。

六十年前此時，這位五十二歲的「國民政府代主席」陳公博正風塵僕僕巡視安徽、河南、江蘇。隨行的偽《中央日報》記者描述：連日苦旱，將啟程時，天就開始降雨。在豪雨中列隊恭迎的各地軍、警、官員和孩童，為「主席蒞境而降甘霖」而歡欣，高呼「陳代主席萬歲！」

二十世紀中國，被喊過「萬歲」的人物，記憶中有慈禧、光緒、孫中山、袁世凱、蔣介石、毛澤東、劉少奇、汪精衛，加上此公。陳公博的一生，實在是太富戲劇性了。少年，隨父參加反清暴動；青年，隨陳獨秀在廣東創建共產組織，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據他自稱，「一大」給他的印象不佳，兩年後他因內

部鬥爭而離黨出洋。留學歸來，他追隨廖仲愷，是「政治的鬥士」，反帝，反共，反蔣(介石)。最後，「不計身之毀」，跟隨汪精衛投降了日本。

在大眾傳媒上，陳公博是千夫所指的人物。不難理解，中國人受日本蹂躪，有血海深仇。但當此人被牢牢釘在恥辱柱上時，對他何以步入深淵的人生邏輯，也就缺少嚴謹的探究。在港大圖書館我讀史料，一個感覺，陳公博是二十世紀中國的「黨爭」和「內鬥」(共產黨整共產黨，共產黨鬥國民黨，國民黨打國民黨)所造就的一個政治生靈。這至少是他與汪精衛共進退的導因之一。當然，也不能忽略個人的性格因素。

讀他色彩駁雜的一生，能窺見一顆不安分的心。「我有豐富的感情，有銳敏的理智，」他在回憶錄《我與共產黨》中寫道：「然而銳敏的理智有時敵不過豐富的感情。」陳公博還回憶，廖仲愷先生曾批評他「富於能力，但太聰明。所謂太聰明，就是對於個人的利害太清楚」。

在日本垮台前的一個多月，他巡閱轄區，顯然不是在為「完遂大東亞聖戰」而奔走。他一路宣講「肅正思想」、「堅決反共」、「黨不可分，國須統一」等等，似講給重慶的蔣介石聽。他的副手周佛海早已留了後路，暗地為國民黨軍統效勞，他也在留後路。視察歸來，他發表題為《國民黨的再檢討》的講話，口口很似正統國民黨的改革派人士。日本投降，他立刻發表告同胞書：「一個政府，一個領袖，大家起來擁護蔣主席！」然而當國軍進駐南京的前一刻，他乘飛機逃到了日本。

台灣《傳記文學》雜誌曾發表從日文轉譯的《陳公博亡命日本記》一文，披露多位日本當事人的回憶，離奇曲折。日本宣布投降後，仍向偽「滿洲國」、泰國、緬甸和中國的傀儡政府發出密電，安排其首腦「亡命」。陳公博接受安排，一行七人飛到日本。斷壁殘垣間，他們搭乘運貨卡車、紅色救火車，幾經周折，最後被安排藏匿於京都名利金閣寺。陳公博自己解釋，此行是為了方便國軍接收南京，「絕非畏罪」，一旦政府下令，就投案自首。但是有一天，沉寂的寺廟突然爆出槍響。陳公博企圖自殺，被夫人奪下手槍。

真正結束他一生的槍聲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響起。陳公博被蔣介石捉拿歸案，接受審判，被判死刑。在獄中，他還寫信給蔣介石，討論反共，以及英美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問題。

蔣介石沒有饒恕。對周佛海---他也是中共「一大」代表---也只是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(周後來死於獄中)。歷史人物的一生可能很複雜，但辨別人鬼的大界限，很簡單。

